

Translating Character Discourse in *Da Mo Ji* from the Cognitive Narratology

GUO Qian

Ningbo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anuary 9, 2026

Accepted: February 26, 2026

Published: March 31,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GUO Qian. (2026). Translating Character Discourse in *Da Mo Ji* from the Cognitive Narratolog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1), 116–125,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13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13>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narratolog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ross-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s' discourse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Xue Mo's novel *Desert Rites* by Howard Goldblatt and Sylvia Li-chun Lin.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of direct speech, indirect speech, and the uniquely Chinese "ambiguous discourse," this paper argues the translators' strategy of achieving functional equivalence by systematically reconstructing the "cognitive pathways" of the source text.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by preserving, transforming, or resolving the ambiguity of discourse forms, Goldblatt and Lin successfully reproduce or compensate for the cognitive guidance effects and narrative functions of the source tex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English narrative conventions.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a case study for the cross-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of narrative techniques in Chinese rural literature but also opens up new avenues for narratology-informed 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 and practice.

Keywords: Character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Desert Rites*; cognitive narratology; cognitive pathways; Howard Goldblatt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GUO Qian, a postgraduate, studies in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Her e-mail is 18235444840@139.com.

認知敘事學視角下《大漠祭》人物話語 表達方式英譯研究

郭 茜

寧波大學

摘要:本文在認知敘事學視角下,聚焦察葛浩文、林麗君英譯本 *Desert Rites* 對雪漠小說《大漠祭》人物話語表達方式的跨語際重構。研究通過對比分析直接引語、間接引語及漢語特有『兩可型』引語的英譯處理,揭示了譯者通過系統性重構原文『認知路徑』以實現功能等效的轉換策略。研究表明,葛浩文夫婦通過保留、轉換及消解引語模糊性三種策略,成功在英語敘事規範內復現或補償了原文的認知引導效果與敘事效果。該研究不僅為中國鄉土文學敘事藝術的跨文化移植提供了實踐參考,也為認知敘事學指導下的文學翻譯批評與實踐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關鍵詞:人物話語表達方式;《大漠祭》;認知敘事學;認知路徑;葛浩文

一、引言

經典敘事學為人物話語表達方式提供了有力的形式與分析框架,它指出人物話語表達是敘事作品話語層的核心環節,不僅推動情節發展與人物塑造,更是敘述者轉述人物言語和思想、調控敘事距離與視角的重要手段(申丹,1998:272)。從認知敘事學的視角來看,人物話語的表達方式實質上是引導讀者建構心理表徵、接入人物心智的認知框架,不同的引語形式直接影響著讀者對故事世界的『體驗性』及與人物內心的認知距離。

《大漠祭》作為典型的中國西部鄉土文學作品,其敘事藝術頗具特色,在人物話語表達上靈活運用了直接引語、間接引語、自由直接引語及漢語特有的『兩可型』引語等多種形式。這些形式不僅轉變了敘述視角、調整了情感基調,更通過營造不同的認知路徑,影響讀者的沉浸感與情感投射。

作為中國西部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雪漠作品已被翻譯成 30 多種語言,出版了近 70 種外文版本(徐賽穎等,2024),其中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與林麗君夫婦的譯本 *Desert Rites* 廣受認可。因此本文就以其為研究對象,聚焦人物話語表達的譯例,從認知敘事學視角系統探討葛浩文夫婦在跨語際轉換中如何對原作人物話語進行保留與轉換。本文旨在探討葛浩文譯本如何在英語敘事規範中重構《大漠祭》人物話語的認知路徑,以實現功能等效的敘事效果,以期為『人物』的文學翻譯批評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二、認知敘事學下的人物話語表達方式

要深入探究 *Desert Rites* 中人物話語表達方式的認知重構,先須厘清人物話語表達的形式分類。西方敘事學傳統上將敘事作品劃分為『故事』和『話語』兩個層面(申丹,2010:13),『故事』關乎敘述內容,即事件、人物、背景,而『話語』則關乎敘述形式與技巧。在人物話語表達的研究中,從柏拉圖對『純敘述』與『模仿』



的區分,到熱奈特(Genette)依據模仿程度的分類,再到裏奇與肖特(Leech & Short, 2001:260)按敘述者介入程度建立的劃分規則,經典敘事學關注如何精確描述敘述者與人物聲音之間的關係,並衡量敘述者對人物言語和思想的轉述與模仿程度。中國學者趙毅衡(1998)對引語分類也有研究。他指出,漢語小說因語法意合、人稱與時態標記常被省略等特點,天然形成了一個介於自由直接引語與自由間接引語之間的模糊過渡地帶,即『兩可型』引語。這種模糊性作為一種獨特的敘事手段,巧妙地消解了敘述者陳述與人物主觀意識之間的界限。這些理論為識別與分類《大漠祭》中多樣的人物話語形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分析基礎。

然而,經典敘事學長於對這類現象進行結構描述,難以充分解釋其如何作用於讀者的閱讀心理與認知過程。為進一步探究這些形式如何作用於讀者的閱讀心理與認知過程,本研究在經典敘事學的分類基礎之上,引入認知敘事學的分析視角。

認知敘事學作為後經典敘事學的重要分支,將研究焦點從文本結構轉向了讀者與文本的互動心智過程,人物敘事理解是讀者主動運用認知框架建構故事世界的心理表徵的積極過程(Herman, 2009)。在此視野下,該理論的核心關切在於敘事的『體驗性』,即敘事如何引導讀者感知並代入故事世界中的人類經驗(Fludernik, 1996)。帕爾默(Palmer, 2004)指出,人物意識需通過文本線索被讀者『感知』,因此認知敘事學關注的是敘事技巧如何塑造讀者對故事世界的體驗性及其對人物心智的認知接入深度。由此看來,人物話語的表達方式作為一種敘事技巧,實質上是敘事文本為讀者連接人物內心世界所提供的『認知路徑』。不同的引語形式,構建了不同的認知接入方式,如直接引語營造『面對面』交際的幻覺,邀請讀者直接『聆聽』;間接引語則確立敘述者作為轉述的『仲介』,要求讀者通過其視角來理解;而漢語獨特的『兩可型』引語,則通過模糊敘述者與人物意識的界限,創造出一種需要讀者主動參與判斷的『意識融合』狀態。

近年來,國內也有學者開始明確地從認知角度審視漢語引語。申丹(2010)在分析自由間接引語時指出,其本質是一種微妙的敘事引導,能夠將讀者的認知焦點彙聚於人物的感知與體驗。譚君強(2014)在探討敘事話語時也指出,漢語敘事中的某些模糊性特徵並非缺陷,而是促發讀者參與文本意義建構的重要因素。這些研究都指向一個共識:漢語引語的靈活性內含著豐富的認知互動潛能。

綜上所述,本文以經典敘事學對人物話語表達方式的識別與分類為基礎,以認知敘事學對讀者心理建構過程的關注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大漠祭》原文如何通過多樣化的話語形式引導中文讀者的認知體驗;在後續的翻譯探討中,重點考察葛浩文譯本如何通過跨語際轉換,在英語敘事規範內系統性地重構這些『認知路徑』,以期在英語讀者心中激發功能等效的心理表徵與情感體驗。

三、《大漠祭》人物話語的認知敘事功能

人物話語是小說塑造人物與推進敘事的關鍵要素。作者通過靈活運用不同的話語形式,不僅能刻畫鮮明的人物形象、調控敘事節奏,更能深度引導讀者建構對人物內心世界及其生存環境的認知框架。《大漠祭》作為西部鄉土文學的典型作品,真實反應了大西北農村的當代生存現狀,其在人物話語上對直接引語、間接引語及漢語特有的『兩可型』引語等多種表達方式的運用,共同搭建了讀者接入西部鄉民心理世界的多層次認知路徑。

(一) 直接引語:臨場體驗與直接認知

直接引語是模仿程度最高、敘述者介入最少的話語形式。通過檢索《大漠祭》中文文本,顯示直接引語『說:』為 1434 條結果,『道:』(哪嚷道,嗔道,喝道,笑道……)為 479 條結果,『叫:』為 21 條結果,『答:』為 2 條結果,『喊:』為 16 條結果,由此看出《大漠祭》高頻使用直接引語,在認知層面上模擬了『面對面』的交際場

景，為讀者創造了最直接的認知接入路徑。它極大地縮短了讀者與人物的心理距離，使人物聲音得以未經過濾地直接呈現，從而在讀者的心理表徵中塑造出極其鮮活、自主的人物形象，營造出強烈的『體驗性』。

例1:老順惱了:『嘿,毛旦,你個毛鬼神。我以為你嘴一張真能吐出牛黃呀狗寶啥的,誰知月婆娘放了個米湯屁……嘿,捨了張紙,咋呼啥?去去去,少在這裏攪和。不提鷹,倒罷了。一提,心裏毛哈哈的,又不對勁了』。(雪漠,2009:88)

例2:『真是個驢死鞍子爛了,啊?』孟八爺笑道,『一個小夥子,跑這點,就瘦狗努似的。老子十七八歲時,扛個梯子,跑幾十裏路,到涼州城裏嫖個風,趕天亮回來,還要上地幹活呢。嘿,現在的年輕。』花球一聽,索性躺倒了。(雪漠,2009:131)

以上兩段原文中的直接引語都將人物聲音獨立突出。老順話語中連續的否定與孟八爺粗獷的自稱,通過這種直接呈現,讓讀者的認知焦點完全鎖定於人物自身,最大限度地感知其個性化的情緒與地道的鄉土氣息。這種策略凸顯了敘述者對人物語言的『展示』,引導讀者進行直接的認知加工,而非通過敘述者『講述』來間接理解。

(二) 間接引語:敘述調控與認知概括

在敘事文本中,間接引語是敘述者轉述人物話語及思想活動的重要手段。當間接引語在人稱、時態上與敘述文本保持一致時,它能自然地融入語境,在認知功能上起到整合資訊、調控認知負荷的作用。通過敘述者的概括,間接引語能將具體的人物言行整合為連貫的敘事資訊,保證了讀者對故事背景和情節推進能夠進行清晰、流暢的心理分析。

例3:想到昨夜的一些細節,靈官感到很好笑。我那個傻樣,也許惹她笑了。他想起伏在她身上半天找不到門道的事。她也許確實笑了。仿佛聽到了她悄聲沒氣的笑。記得她當時一動不動,任他傻乎乎亂撞一氣,急出滿頭大汗,真有些不知所措了。(雪漠,2009:84)

原文『想到昨夜的一些細節,靈官感到很好笑』是典型的間接引語,由敘述者主導,維持了客觀的敘事距離。後文中『他想起伏在她身上……』『她也許確實笑了』『仿佛聽到了……』等則為自由間接引語,在敘述者的敘事框架內融入了人物的主體意識與感知,如『傻乎乎』『急出滿頭大汗』『悄聲沒氣』等。這種形態巧妙地調節了讀者的認知接入深度,使讀者既能感受到敘述的流暢,又能近距離地感知人物的窘迫與猜測。

例4:常聽他酒後牛吼一樣哭,說他對不起蘭蘭。(雪漠,2009:35)

此例中,敘述者以間接引語形式概括了憨頭痛哭的場景。這種處理避免了詳盡的場景再現可能帶來的認知中斷,將過往事件作為背景資訊高效地整合進當下的對話語境中,促進了對話的推進,保障了讀者對故事內容連貫的心理表徵建構。

(三) 『兩可型』引語:意識融合與認知邀請

漢語的意合性所導致的『兩可型』引語,也是《大漠祭》敘事藝術的一大特色。『兩可型』引語巧妙地模糊了敘述者話語與人物話語之間的界限,創造出一種流動的敘事視角。從認知敘事學看,這種模糊性實質

是製造了一種敘述者與人物意識的『融合性』認知模式。其獨特的敘事功能在於,它既保持了敘述的客觀口吻,又潛入了人物的主觀意識,邀請讀者主動參與判斷聲音的歸屬,從而極大地豐富了文本的心理深度和讀者的解讀空間。

例 5:靈官醒得很早。折騰到大半夜的他竟然那麼早就醒了,很奇怪。更怪的是,他有種奇異的清爽。真是『清爽』。他清爽地想到昨夜的一切。該不是夢吧?他想。隨後,他笑了,非常愉快地笑了。『她真好。』他努力地想她的模樣。『沒想到她會那樣瘋。』那是她嗎?是那個文文靜靜羞羞怯怯的她嗎?女人是不是沒了面具時都那樣?都那樣瘋?(雪漠,2009:82)

『他清爽地想到昨夜的一切。該不是夢吧?他想』,此處的『該不是夢吧?』是典型的『兩可型』表達。這種模糊性製造了敘事視角的微妙重疊,讓讀者在判斷這是敘述者的轉述還是人物直接心聲的過程中,被更深層次地捲入人物的意識流,直接觸摸到其恍惚、竊喜的內心世界。正是這種不確定性的認知狀態本身,極大地增強了讀者的沉浸感和代入感。

由此可見,《大漠祭》通過多樣化的人物話語表達,構建了一套層次豐富的認知引導系統。這些形式是雪漠刻畫人物、營造氛圍、展現內心的關鍵敘事策略,它們共同創造了原文讀者認知與情感參與的路徑。因此,在英譯過程中,如何準確識別與重構原文的『認知路徑』,在譯文中實現敘事功能、鄉土韻味與讀者認知體驗的功能等效,就構成了本文以葛浩文英譯本 *Desert Rites* 為對象進行深入探討的研究問題。

四、《大漠祭》人物話語表達方式的跨語際轉換

《大漠祭》中多樣化的引語形式構成了其獨特的敘事藝術與讀者認知引導系統。將漢語中的引語形式轉換到英語語境,要求譯者不僅理解原作者的敘事意圖,還需要在英語體系中重構能引導讀者產生『功能等效』認知體驗的路徑。本節將聚焦葛浩文夫婦的英譯本 *Desert Rites*,探討譯者如何通過策略性的轉換,應對人物話語跨語移植的挑戰,並分析譯文如何重塑英語讀者對人物心智的認知接入方式。

(一) 直接引語的翻譯轉換

直接引語承載著原作鮮明的人物特徵與情感,對其的翻譯轉換直接關係到譯文人物形象的鮮活與語篇的認知節奏。葛譯在翻譯過程中『時而使作者靠近讀者,對中國文化進行重構;時而使讀者靠近作者,對中國特色異域文化深層詮釋』(辛紅娟等,2019),其根本目的正是在英語語境中尋求敘事藝術與讀者認知接受之間的平衡。

1. 直接引語的保留:維持直接認知路徑

原文通過直接引語創造了高強度的『體驗性』,譯文則通過保留形式,維持了讀者與人物之間最直接的認知路徑。這種處理方式能讓英語讀者直接感知人物聲音,從而在其心理表徵中建構起鮮活、自主的人物形象。

例 6:他很響地清清嗓門,敲敲兒子的門,說:『起呀,爹爹們,尻蛋子把太陽都烤紅了。白頭子養活黑頭子幾十年了,該自覺些了。』他聽到靈官嘟囔道:『行了,行了。少說兩句又脹不死你。』老順笑了。(雪漠,2009:3)

譯文: Clearing his throat noisily, he knocked on his sons' door. "Time to get up, young masters. The

sun's high enough to bake your asses. Don't forget, it's thanks to your parents' gray hair that yours has remained black all these years." "All right, enough," Lingguan grumbled. "Would your belly burst if you kept your complaints to yourself for a change?" Laoshun smiled. (Goldblatt & Lin, 2018: 4)

原文通過直接引語極大縮短了敘述距離,使人物聲音能夠直接呈現。譯文完全保留了直接引語形式,並對粗糲表達如『尻蛋子』『脹不死你』等進行了創造性直譯。這不僅再現了人物的個性化語言,還在認知層面維持了原文的『直接性』認知路徑,成功引導了英語讀者直接感知人物情感。

例7:老順喝道:『北柱,你個驢攆的。鷹是你胡摸的嗎?你以為那是你嫂子的乳頭呀,想咋摸,就咋摸?那是鷹。好飛禽不叫接翎毛。亂摸人家,不抓你才怪呢』。(雪漠,2009:7)

譯文: "Stop that, Beizhu, you dumb ass!" Laoshun shouted. "Who said you could touch it. You're too used to fondling your sister-in-law's breasts. You can't do that just because you feel like it. It's a hawk. No wonder it clawed you." (Goldblatt & Lin, 2018: 9)

譯文策略性地保留了直接引語,延續了原文讓人物自身『表演』的敘事效果。對於『驢攆的』『你嫂子的乳頭』等富含地方色彩與粗俗意味的表達,譯者精準捕捉了語用功能與情感強度,將其譯為為 *dumb ass*、*fondling your sister-in-law's breasts*。這種處理維持了敘述者的低度介入,確保了英語讀者能夠直接感知人物聲音的真實性與情感衝擊力,從而在老順的呵斥聲中樹立其暴躁粗獷的人物形象。

2. 直接引語的轉換:重構認知路徑以優化讀者體驗

當直接引語的形式在譯入語中可能引發理解障礙或破壞敘事流暢性時,葛譯會主動轉換引語形式。這實質上是對原文設定的認知路徑進行重構,目的在於優先保證核心語義與情感的有效傳遞,並優化目標語讀者的整體認知流暢度。

例8:沒想到,憨頭竟能把這事隱瞞得如此嚴實。『那他叫我領他檢查啥呢?』他問。瑩兒說:『我不知道。』卻忽地紅了臉。靈官覺出了什麼,臉又燒了,嗓門裏冒煙似難受。為掩飾自己的慌亂,他將鋤使得飛快。(雪漠,2009:45)

譯文: He was surprised that his brother had covered it up so successfully. "Then why go to the hospital?" "I don't know," she said as her face turn bright red. Lingguan's throat was dry. To cover up his unease, he worked fast with his spade. (Goldblatt & Lin, 2018: 65)

原文是帶引導詞『他問』的直接引語,在敘事上清晰地標明瞭敘述者的存在,保持著一定的記錄和距離管控。譯文將其轉換為自由直接引語形式,刪去了『他問』,使靈官的疑問 *Then why go to the hospital?* 直接呈現。這種轉換削弱了敘述者的介入,模擬了人物思緒在意識中瞬間閃現的認知狀態,讓讀者更直接地與人物心智同步,感受其當下的慌亂,從而增強了此處的認知沉浸感,並加快了敘事節奏。

例9:村裏人老說:『小叔子搞嫂子,世上好少的。』在涼州方言裏,『好少的』是『很多』的意思,先前,她覺得這話與自己沒什麼關係。(雪漠,2009:67)

譯文: The villagers were always saying that there are plenty of young men who carry on with their sisters-in-law. (Goldblatt & Lin, 2018: 92)

原文通過直接引語『村裏人老說』模擬了村民的集體聲音,具有『眾聲喧嘩』的客觀呈現效果。譯文將其轉換為間接引語 *The villagers were always saying that*,將具體的直接引語轉換為概括性的敘述行為。這種轉換將分散的、場景化的認知負荷,整合為清晰的資訊,降低了讀者構建背景知識的難度,優先保證了敘事邏輯的順暢。同時,也改變了讀者認知接入的方式,即從直接『聆聽』群像聲音變為通過敘述者總結來理解群體觀點,部分犧牲了原文的臨場體驗與群體壓力感。

(二) 間接引語的翻譯轉換

《大漠祭》通過大量的間接引語來轉述人物話語及思想,不僅加強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效果、補充了文本資訊,還在認知層面確立了由敘述者擔任『認知仲介』的解讀模式。譯者在處理此類引語時,從調節認知仲介的顯隱程度與優化讀者心理表徵的建構兩個角度進行考量,靈活採取保留與轉換策略。

1. 間接引語的保留:維持認知仲介下的資訊概括

當原文的間接引語形式能夠清晰、有效地傳達核心語義,且由敘述者引導的概括性認知模式在英語中同樣流暢時,譯者傾向於保留原形式。這維持了敘述者作為資訊整合者的角色,引導讀者進行高效的心理概括,避免因形式轉換而產生認知負荷或情感基調的偏移。

例 10:毛旦見孫大頭不理他,膽子愈加大了。說心裏話,他還是怕大頭那鉢碗似的拳頭,叫那傢伙播一下,只怕連苦水都能吐出來。(雪漠,2009:182)

譯文: Seeing Sun ignore him only emboldened Maodan. Truth be told, Sun scared him. One punch by one of those huge fists would drive all the fluid from his stomach right out of his mouth. (Goldblatt & Lin, 2018: 235)

原文通過間接引語『說心裏話……』轉述了毛旦的恐懼,讀者可通過敘述者這一認知仲介以瞭解其內心。譯文保留了間接引語形式,並將文化意象『鉢碗似的拳頭』意譯為 *huge fists*。這種處理避免了直譯 *bowl-like fists* 可能在英語讀者心理表徵中引發的怪異聯想,確保了在敘述者的概括性轉述下,原文中的恐懼情感這一核心語義能夠準確傳遞,使讀者能順暢感知毛旦色厲內荏的特質,維持了原文期待的情感共情。

例 11:靈官媽噏了有關蘭蘭的那些瑣事。老順一聽就笑了:『真是的。你們女人們,盡是些一塊錢呀,一個雞蛋呀,一雙鞋呀,在這些屁事上愾氣。越說頭髮長見識短,越來了』。(雪漠,2009:286)

譯文: ...she told Laoshun about Lanlan and her mother-in-law. "That's so typical of you women, always getting upset over something trivial, like one yuan, an egg, or a pair of shoes." He laughed. "And the more you folks with your long hair and short sight worry about things like that, the more worries you have." (Goldblatt & Lin, 2018: 382)

原文『靈官媽噏了有關蘭蘭的那些瑣事』是敘述者對人物行為的間接轉述,敘事功能在於由敘述者導入背景資訊,為後續老順的評價做鋪墊。譯文保留了間接引語結構,並選用中性動詞 *told* 實現這一功能,使得敘述者作為仲介整合、傳遞了資訊,讓讀者的注意力高效過渡至後續更具表現力的人物直接對話,保障了敘事節奏與認知流暢度。

2. 間接引語的轉換:重構認知路徑以切換心理視角

當原文的間接引語結構在英語中可能顯得臃腫或焦點模糊時，葛譯會主動轉換形式。這常伴隨著認知仲介的弱化或消除，從而重構讀者接入人物意識的路徑，實現認知聚焦或視角切換的敘事效果。

例 12:按老順的說法,他天生是個鷹的命。一見鷹顧盼雄視的神姿,便覺得有種新的東西注入身心。心中的陰影便漸漸消失了。(雪漠,2009:9)

譯文: Laoshun was born to train hawks. When he saw the resolute look in their eyes, he felt something new pour into him, and whatever might be bothering him at the time melted away. (Goldblatt & Lin, 2018: 16-17)

原文中『按老順的說法』是一個明確的認知仲介標記,提醒讀者後續內容是敘述者對老順觀點的轉述。譯文刪去此引導句,將主觀認知『他天生是個鷹的命』轉化為客觀敘述 *Laoshun was born to train hawks*,抹去了敘述者的轉述痕跡,將認知路徑從『通過敘述者瞭解人物』切換為『直接代入人物視角』。雖然改變了原文的敘事距離,但強化了讀者對老順身份認同的直接感知,提升了認知沉浸感。

例 13:靈官媽說:『人說牛是菩薩轉世的,活著為人服務,犁地了,擠奶了,死了,還把啥都貢獻給人了』。(雪漠,2009:343)

譯文: “I also heard that cows are Bodhisattvas incarnate and are here to serve humans, like plow the fields and supply us with milk,” his wife said. (Goldblatt & Lin, 2018:466-467)

原文『靈官媽說:「人說……」』是一種混合形式,表層的直接引語嵌套了代表集體聲音的自由間接引語『人說』,這種聲音的模糊性創造了一種非個人化的、普遍認可的認知語境。譯文將其明晰化為 *I also heard that*,將模糊的集體認知『人說』轉化為明確的人物個人引述 *I heard*。這消除了原文的認知模糊性,將讀者的認知接入點從面對抽象的集體共識,轉變為面對具體人物的個體經驗分享。這種處理雖犧牲了原文的普遍性意味,但符合英語敘事對清晰話語歸屬的要求,並拉近了讀者與靈官媽的個人距離。

(三) 『兩可型』引語的翻譯轉換

漢語因意合特性所形成的『兩可型』引語,在認知層面創造了一種敘述者與人物意識交融的獨特認知模式,這種模糊性邀請讀者主動參與判斷,深度潛入人物的意識流。然而,這種模式在語法形態嚴謹的英語中難以直接複製。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首先解構原文的融合性認知狀態,並在英語規範內,通過明晰化路徑重構等效的心理真實感。

例 14:靈官自然聽出了瑩兒話裏的話。對換親這事,他不好說啥。不換親,愁頭難說不打光棍。一想愁頭,他的心就軟。因為最反對這事的是愁頭。常聽他酒後牛吼一樣哭,說他對不起蘭蘭。對這事,靈官還能說啥呢?便說:『也許,這就是命吧』。(雪漠,2009:46)

譯文: He knew what she was getting at, but could say nothing about the deal struck between the two families. Without it, Hantou might have remained a bachelor all his life. Lingguan's heart softened at the thought of his brother, who had opposed the arrangement. When he had too much to drink, he might cry like an old cow, saying he'd done his sister wrong. “You're right, maybe it's fate.” It was all he could say. (Goldblatt & Lin, 2018:66)



原文『他不好說啥』『他的心就軟』『對這事,靈官還能說啥呢?』是自由間接引語和自由直接引語的混合體,這種模糊性營造了敘述者報告與人物內心活動之間的認知融合,使讀者在不自覺間被帶入靈官的意識深處,體驗其複雜的心理掙扎。譯文通過清晰的過去時態 *but could say nothing ...*, *Linguan's heart softened...* 和規範的句法結構,將這種『融合性認知』解構為清晰的『敘述者轉述』。對於『說他對不起蘭蘭』,採用現在分詞短語 *saying he'd done his sister wrong* 嵌入主句,既符合英語語法,又流暢地完成了從敘述者概述到人物言行的過渡。這種處理雖改變了讀者認知參與的路徑,但通過維持情感語義的準確傳遞,成功重構了靈官的心理困境,實現了功能等效的敘事效果。

例 15:『怪不得,他在躲我……怪不得,他陰沉著臉……怪不得,他至死都不多說一句話。他肯定知道了,肯定。禿頭上的蟲子,明擺著。她的……都出懷了。媽不是不叫她到慙頭跟前去嗎?不是怕「沖了他嗎?怪不得……靈官,你這畜生!」』又想起慙頭病重時,他和瑩兒,竟然在沙窪裏……他簡直無地自容了。呸!你還笑呢,還愛呢,還唱呢,還……豬狗不如。你自己想想,你是啥東西?你咋有臉活在世上。你咋……咋不去死?(雪漠,2009:538)

譯:“No wonder he avoided me. No wonder he had a dark look on his face. No wonder he refused to say a single word before his death. He must have known. It's so obvious, like lice on a bald man's head. She-she's pregnant now. Mother told her not to go see Hantou, didn't she? Mother didn't want her to jinx him. No wonder. You're a bastard, Linguan.” He was so ashamed when he recalled what he had done with Ying'er in the sand hollow when Hantou was in the hospital. He had smiled as he fell in love with her and listened to her singing. He was worse than a dog or a pig. Think about it. What are you then? How do you continue to live? Why-why don't you go kill yourself? (Goldblatt & Lin, 2018: 741)

例 15 原文前半段一連串的『怪不得』是靈官內心恍然大悟式的激烈獨白,屬於自由直接引語,將敘事層次潛入人物意識深處,敘述者幾乎隱退。隨後,『又想起』一句敘述者出現,進行客觀的陳述和背景補充,將讀者從人物的內心風暴中暫時拉出,回到故事的另一節點。緊接著,『呸!你還笑呢』再次將敘事層次猛烈推回人物自我詰問的內心獨白中,且情緒更為激烈。這種敘事層次的急速切換,模擬了人物在極度自責中思緒混亂、在回憶與當下間痛苦掙扎的心理現實,對讀者構成了巨大的認知與情感衝擊。譯文並未機械複製原文表層形式,而是進行了認知層次上的明晰化重構。譯文清晰地區分了不同層次的思想活動,明確將對哥哥的愧疚、自我憎恨這段最激烈的內心獨白用最直接的形式呈現,最大化地保留了原文情感的衝擊力;將觸發回憶和背景性描述用清晰的過去時態和敘事框架轉化為客觀的敘述體,為英語讀者提供了理解人物情緒爆發的必要時空和心理背景,避免了因層次模糊可能產生的理解混亂。這種重構以英語讀者習慣的『層次分明』的認知模式,替代了原文『意識交織』的認知模式。通過在人物混亂的內心獨白中插入清晰的認知錨點,譯文既避免了可能因層次模糊導致的理解障礙,又成功再現了人物在回憶與現實間劇烈擺蕩的心理節奏與情感強度。

綜上,葛浩文夫婦在翻譯《大漠祭》人物話語表達方式時,展現出了認知敘事意識與翻譯策略的靈活性。他們通過對直接引語、間接引語及『兩可型』引語的差異化處理,系統性地重構了英語讀者接入人物內心世界的『認知路徑』,如保留形式以維持體驗的即時性,轉換引語結構以優化認知的流暢度,消解漢語模糊性以明晰心理的歸屬感等。這些策略不僅傳遞了人物的個性化語言,更在英語敘事詩學內,成功地複現或補償了原文通過特定話語形式所實現的認知引導效果。上述分析表明,成功的文學翻譯不僅是語言的轉換與敘

事功能的對應,更深層次上是對源語敘事認知藍圖的系統性重構。

五、結語

人物話語表達的翻譯轉換是文學譯本再現原作敘事藝術與讀者認知體驗的關鍵。本研究基於認知敘事學,考察《大漠祭》中人物話語表達的跨語際轉換。研究發現,葛浩文夫婦的譯作體現出明確的認知敘事意識:他們在英語敘事規範內,通過保留、轉換或明晰化原文引語形式,重構原文的認知路徑,以復現或補償原文話語形式所實現的敘事與認知效果。這一過程表明,成功的文學翻譯本質上是對源語敘事認知體系的跨語際重構。譯者不僅需實現語言準確轉換與敘事功能的對應,更應在譯入語中重構能引導讀者產生『功能等效』心理表徵的認知框架。

本研究也說明,認知敘事學可為翻譯研究提供新的思路與方法論工具。它將分析重點從文本表層對應轉向譯文重構讀者認知體驗的有效性,既深化了認知敘事學與翻譯研究的跨學科對話,也為中國文學外譯的實踐與批評提供了理論依據。

參考文獻

- ① FLUDERNIK M. (1996). *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 London: Routledge.
- ② Goldblatt, H. & Lin, S. (trans.). (2018). *Desert rites*.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 ③ HERMAN D. (2009). *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 ④ PALMER A. (2004). *Fictional mind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⑤ Quirk, Randolph, Sidney Greenbaum, Geoffrey Leech, & Jan Svartvik. (1972). *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London: Addison-Wesley Longman Ltd.
- ⑥ 熱奈特(著),王文融(譯):《敘事話語 新敘事話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 ⑦ 申丹:《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 ⑧ 申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後經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 ⑨ 譚君強:《敘事學導論:從經典敘事學到後經典敘事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 ⑩ 雪漠:《大漠祭》,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
- ⑪ 辛紅娟,張越,陸宣鳴,劉雲虹(編):《從葛浩文英譯看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以莫言〈師傳越來越幽默〉為藍本》,《葛浩文翻譯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 ⑫ 徐賽穎,賀鶯:《中國當代文學國際傳播新探索:從『走出去』到『走進去』——作家雪漠的思考與實踐》,《中國翻譯》,2024年第3期,頁136-142。
- ⑬ 趙毅衡:《當說者被說的時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Editors: LI Ruobing & Bonnie WANG)